

黑龙江短篇小说选

1949—1979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装帧设计：石升、姜录

黑龙江短篇小说选

中国作家协会黑龙江分会 编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区林街 14-3 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委书店发行

开本 820×1160 毫米 1/32·印张 16 3/10·插页 1·字数 391,000

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,66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397

定价：1.60 元

目 录

炉.....	鲁 琪 (1)
营参谋长.....	钟 涛 (15)
工地上的姑娘.....	张德裕 (39)
我是等着一等模范.....	佟振宇 (49)
鹰之歌.....	王忠瑜 (53)
站起来的人们.....	郭先红 (87)
兰 英.....	李福忠 (92)
垫 道.....	高凤阁 (99)
野菊花.....	谢 树 (102)
我怀念的同志.....	窦 强 (113)
新来的党委书记.....	平 青 (120)
在炮队大街.....	关津南 (126)
伏在马上的人.....	关津南 (145)
老牛破车传.....	林 青 (158)
抗联留下的小棚里.....	杨 昉 (174)
杨再生和“十八刀”.....	丛 深 (187)
山区收购站.....	骆宾基 (205)
“沉住气”队长.....	王荣伟 (232)
“砂中金”小传.....	屈兴歧 (249)
医 道.....	巴 波 (259)
搬 家.....	巴 波 (275)

我们的事业才开始·····	逯 斐 (291)
我们的政委·····	林 子 (300)
彩莲婶婶·····	潘 青 (311)
年轻人·····	支 援 (330)
新队长到来之后·····	郑加真 (341)
第二代·····	毕 方 (363)
钟 声·····	陈桂珍 (372)
两代纺织工·····	吕中山 (382)
家·····	韩统良 (387)
第一次当队长·····	刘柏生 (392)
草原上的“鹰”·····	巴彦布 (398)
锹头上的文章·····	马 力 (408)
姐妹之间·····	李守信 (420)
森林里的歌声·····	乌热尔图 (432)
宴会在尴尬的气氛中进行·····	舒 展 (447)
表 态·····	宋学孟 (459)
爱与憎·····	延泽民 (470)
爱的权利·····	张抗抗 (484)
妻 子·····	鲁 琪 (513)
编 后·····	(525)

炉

鲁 琪

一 化 铁 炉

一九四八年七月，老曹刚到化铁炉的头一天，工长老于头就问他：

“你从哪来的？”

“从长春跑出来的。”

“为什么跑到这来了？”

“听说解放区的工人好过。”

这样一问一答，老曹心里觉得有些不顺溜：问道个六^①，反正干活拿钱就是了。可是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工长还要问，瞅瞅老曹又说：“你干这个活行吗？”

老曹一想，这分明是小瞧人，瞧不起拉倒，他把嘴微微一撇说：“凑和着吧！也混过几天。”

老于头把花镜正一正，眼睛卡巴两下，不大在意的样子说：“好吧！你就跟小王抬钢砖^②吧！”

老曹心里这个憋屈就别说了：看不起我，叫我打杂，好！我

① 个六是东北方言，意即什么。

② 钢砖就是耐火砖。

就看看你们到底有什么本事？他看看化铁炉，哼了一声，跟小王抬砖去了。

吹风机呜呜的响，风顺着风筒经过化铁炉的风套，由风眼吹进了炉里去，装铁的平台上有两个人从炉口往炉内添炭，添铁。看风眼的老孙头围着炉不住的转，停一会就得打开风眼的挡板用铁条把风眼冲一冲；冲不动，小李就过来拿锤子打，打完了，用钳子把里面被风吹黑了的焦子夹出来。老孙头看四个风眼忙得一头汗。小李捶完黑焦子还得放疣子^①，疣子不往外淌，小李还得从放疣子的眼里用铁条往外拉，一下一下的，连烤带忙也是一头汗。小李编了一段快板，一别扭起来瞅着化铁炉气得直骂：

化铁炉，
你这老母猪，
处处跟咱找别扭。
焦子不化锤子打，
疣子不淌铁条拉，
怕你冷了怕你热，
怕你气着怕你乏，
你还常常把稀拉^②！

老曹跟小王抬钢砖，抬了一趟又一趟，每趟回来他都留心的瞅瞅化铁炉。在抬砖的道上，他心里纳闷的问小王：“你们这炉从来就这么干哪？”

小王不懂的问：“你说怎么干？”

老曹说：“怎么还从风眼里往外夹焦子呢？”

① 疣子是焦炭与铁混合的渣子。

② 化铁炉有时会烧穿一个洞，流出铁水来，工人们叫这是“拉稀”。

小王说：“我到这三年了，就是这么干，于师傅说日本鬼子在这也是这样；焦炭不好，靠风眼那块，坨子都坐住^①了，不冲下来就挡住了风眼。”

老曹又问：“现在一斤焦炭化多少铁？”

小王说：“也就四斤来的。”

“怎么这么点？”

“我们从来也没多化过。”

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唠，走到堆焦炭的地方，老曹捡起来一块看看问：“就这份焦子吧？”小王点点头，老曹看了看又丢进堆里去，说：“这焦子不至于就化四斤铁，我看许是大炉有病。”

小王惊奇的看着老曹问：“你懂得吗？”

老曹笑了笑说：

“我干过两天。”

“这里于师傅在这炉上二十来年了，你干过两天顶什么？别扯了！”小王以为老曹扯着玩，老曹也再没说什么。

这趟老曹抬砖回来，把砖倒在炉旁边的木棚里，就走到炉跟前。

铁水从炉眼流出来，抬包^②的工友一回回的把铁水抬进翻砂场里，堵眼的老张拄着泥杆笑嘻嘻的站在旁边。铁水化得慢，抬包的人时常停一会才行。老曹看出来这炉一定有毛病，他走过去打开风眼的挡板，往里看了看，老于头过来不愿意的问：

“你干什么？”

“我看看。”

“你看这个干什么？快抬你的砖吧！”

老曹气得使劲把风眼挡板一关，回头就走，老于头看看他的

① 坐住就是凝住了。

② 包是装铁水的桶。

背影，回头对老孙头说：“这小子还有股倔性劲哪！逞什么强，我的儿子都比他大了！”

二 炉 停 了

化铁炉突然化不出铁了，升上火，开了风，只听吹风机呜呜的响，就是不出铁水。原因是以前那份焦炭用完了，新换的这份焦炭不好使。厂长也急得一趟一趟的来，工会主任大老刘急得围炉乱转，老于头更是急得满头汗……这怎能不叫人着急呢？现在各厂各组都订了生产计划，炉若不化铁，什么都完了！

整整的忙乎了一头晌，才化了不到六个铁^①。工长老于头的眼睛急得更花了，一个劲的直擦老花镜，最后摇摇头对厂长说：“不行啦！这份焦炭不能化铁，粘性太大。”

这可糟了，现弄焦炭也不赶趟，就是能把好焦炭弄来最少也得十天半月呵！炉要停个十天半月的，这个损失可不小呵！

厂长听完了老于头的话，皱着眉头和工会主任大老刘回去了。

老张把手中的泥杆放下，无可奈何地坐在地上对小李说：“这回不用再骂老母猪‘拉稀’了，连食都不吃啦！”

老孙头难过地说：“得啦！别扯闲淡了，炉停了怎么办？”

真的，炉停了谁不难过啊？吹风机也不吹了，炉眼也不淌红堂堂的铁水了……

老曹手里拿了一块焦炭，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，现在实在忍不住了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凭这样焦炭化不出来铁？”

老于头这时正在心焦，听见老曹这句话，认为是说风凉话，有些火了，站起来说：“你能化出铁来，我这个工长就让你当！”

① 一个是二百公斤。

老曹没想到老于头火了，本来他对老于头就有意见，这回也火了，把焦炭往地上一丢说：“我也不是来顶你的，凭什么让给我当？我看你们化不出铁，想帮帮忙，不信就拉倒！”说完一扭身就往翻砂场里走去。

老于头一听更火了：“别吹牛，是骡子是马溜溜看，你要能唱，这台戏你就唱！”

老曹也没回头也没理，走进了翻砂场。

老孙头在旁边埋怨老于头说：“你上的什么火？背不住也许人家有两下子，这个时候大伙谁有办法，谁就使呗！”

老于头倔性的把长满胡子的嘴撇了两撇，说：“黄嘴丫还没退净，我就看不透！”

老孙头知道他的倔脾气，来了劲谁也没治，只好不说了。他想：方才看老曹的样子可不象是装象，好像有把握似的，“活到老，学到老，不经一事不长一智”，可不能小看人，背不住老曹就有两下。他心思着就站起来往翻砂场去，想找老曹唠一唠。

刚到翻砂场的门口，遇见了小王，他问看见老曹没有，小王问干什么，老孙头就把刚才的事说了一遍，小王也想起来前两天和老曹抬砖时他说的话，就也对老孙头说了一遍，两人核计了一下，就一同去找老曹。

两人一进翻砂场，就看见老曹坐在一个机器的底座上，叉着两腿低着头，看着地上那堆黑砂子出神。老孙头走过来叫一声：“老曹！”老曹答应了一声，抬起头没说什么，老孙头和小王就坐在他身旁。

老孙头说：“你看我们大炉有毛病，是不是？”

老曹也是个又硬又倔的人，加上方才生了气，所以就不愿搭理的回了老孙一句：“可也没什么毛病。”

小王接上问：“那为什么化不了铁？”

老曹冷笑一下，讽刺地说：“我们工长不是说了么，焦炭不好使！”

老孙头安慰他说：“得了，老曹！别赌气了。工厂是我们自己的，你能眼看大炉停火吗？”

老曹一听倒有些不耐烦了：“我不懂什么叫工厂是自己的！得了！”

小王在旁边着急的说：“老曹！我知道你有两手……”

还没等说完，老曹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：“小王！你别说了，我懂得个六！”说着就走了。

*

*

*

老曹正在屋里坐着，厂长和工会主任来了。

厂长微笑着亲切地问老曹道：“老曹，你看我们工厂怎么样？”

老曹说：“不大离。”

刘主任见他这么说，就笑着问他：“你在这块干活顺心吗？听说你跟老于头吵嘴了！”

老曹一听倒有点恐慌起来——这干什么？要处罚我吗？听说这块好批评，要批评我吗？连忙分辨说：

“不，我没跟老于头吵过嘴！”

刘主任笑了：“我知道了，那个老于头就是性子倔，不佩服人，若叫他服了，他就老实啦！”

老曹心里纳闷：这块的厂长和主任为什么这么好呢？说话这么招人亲近！老曹想起来过去在国民党工厂里那些官的样子，又狠又毒，横眉竖眼，和这一比，倒有些不明白起来。

厂长说：“老曹，听说你对大炉有经验，你现在不拿出来还等什么时候呢？”

老曹迟迟疑疑地说：“我哪有什么经验啊！”

刘主任这回却直截了当地说：“老曹，现在我们的的大炉停了，

你有办法你就使吧，工厂是咱们自己的呀！”

老曹觉得厂长、工会主任以这样诚恳可亲的态度对待自己，真有些不好意思再说谎了，就说：“唉，我于是能干，可是我怕……”

老曹说到这里停了一下，刘主任忙说：“老曹！你怕什么？说出来不要紧。”

老曹说：“我要把炉弄好了，这个活可不是一个人干的，假若有人给我使坏，铺的铁和焦炭不均匀，铺偏了，也兴许放进点什么，炉就容易烧坏，那时可就把人坑了！”

厂长笑说：“老曹！你放心，我们这里没有那样的人，谁也不能破坏。”

大老刘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老曹，我们给你作主，你就干吧！”

三 风 眼

化铁炉的工长老于头，坐在一块钢砖上，两手捧着头，耳朵中光听见翻砂场里的吊车，刚朗朗刚朗朗的响过来，响过去，可是这边的大炉却一点声音也没有，他抬头看看炉，心里很难过。难过有什么法？根据他自己的经验，没有好焦炭，活神仙也不能叫这炉化铁，等着看厂长怎么决定吧！

这时厂长、工会主任和老曹走过来。

老于头看见厂长来了，忙问：“厂里打算怎么办呢？”

厂长说：“厂里也没什么好办法，现在弄焦炭也总得半个多月，也许大炉有毛病，现在让老曹给看看！”

老于头一听，炸了，站起来就问：“谁说炉有毛病？分明是焦炭不好，我守这个炉二十来年了，这点事我不懂啊？”

厂长说：“我们不能老是凭经验办事，老法子不好使，这会儿

正是要大伙多想办法，好快点开炉化铁，你也应该多出点主意，少上火才是啊！”说得大伙都笑了。

刘主任说：“老曹！你干吧。”

老曹听了老于头的话虽然有些气，但也没好意思说什么。

老曹在头几天就看出来风眼有毛病，这回他打开挡板仔细地看了一下，他想起老孙头从这里忙着捶疣子的情形，又看了看大炉好拉稀的地方，他有些明白了，想了想，肯定地对大老刘说：

“我看这个病主要是犯在风眼上。”

“怎么知道？”

“这个风眼太大，又是直的，进来的风不往下面去，下面的火就不硬，铁化的就慢，疣子也好凝，风眼大也把它旁边的疣子、焦子吹黑了；还有风进来是直的，当中火硬，专吹炉壁上，炉就好拉稀！”

这些话老于头简直是头一回听见。二十多年了，守着这个炉，从来也没想过这些事啊！炉拉稀那是常有的事，难道这个小毛孩子还能叫炉不拉稀？小日本子在这的时候也是一样拉。老于头越想越觉得老曹是吹牛，不禁的哼了一声。

厂长听了老曹的话觉得有些道理，虽然他对技术不大熟，可也看出来老曹是个行家，他点点头对老曹说：“那你看怎么办好呢？”

老曹说：“我想把风眼改一改，可能就好使。”

厂长一听，干脆痛快地说：“好！老曹，你就改风眼。你什么时候改呢？”

老曹说：“要改就改，一会就动手。”

大老刘看看天已经晚了，对老曹说：“今天怕不行了吧？就要下班了。”

老曹热情地说：“不要紧，今晚把它干出来，明天就升火试

试。”

大老刘惊喜地鼓励说：“好，老曹！你真行。需要什么材料你说吧。”

老曹看了看大伙，有些迟疑地说：“材料倒不用什么，可是得用两个人帮忙。”

大老刘看看大伙，号召似地问：“今晚谁能帮老曹改大炉？”

老孙头一个站起来对老曹说：“你看我怎么样？”

小王紧跟着也说：“算我一个。”

老曹一看高兴了：“够啦，我们三个人就行！”

小李在旁边看看，走到老曹跟前问：“老曹！再算我一个行不行？”

老曹笑了：“怎么不行！干活还有不行的？”

老于头和堵眼的老张坐在那边没吱一声，老于头把嘴上的胡子嘬得多高。

※

※

※

老曹、老孙头、小王还有小李，四个人从吃完下晚饭就动下干，和泥、砸钢砖，直忙到快半夜了，才把改了的四个风眼套完。

老曹说：“这回我们把风眼改小，口往下斜着，进来的风吹到下面焦子上去，然后再返上来，这个火劲就大了，铁化的就快，眼小了，风也不至于把焦子什么的吹黑。……”

大伙听了，都觉得有道理，老孙头一边洗着手，一边说：“就看明天了！”

老曹伸了伸腰，对老孙头说：“不满孙师傅说，我从十六岁就在炉上，十多年了，平常就好琢磨，照这份焦炭，我们把风眼改成这样，一定能好使！”

大伙都洗完了手，老曹又检查了一遍说：“行啦！回去睡觉吧！”

小李临走调皮地指着炉说：“明天再不好使可闷死人了，你这该死的老母猪！”

四 试 验

第二天，开始试验了。

厂长、工会主任大老刘，还有翻砂场和机械场的几个组长都来了，这个看看，那个问问，都很紧张，关心这个炉今天试验的成败。

老于头今天也不吱声了，但是心里还是憋着一股不服气的劲：看你的吧！

老孙头问老曹：“今天一斤焦炭，照几斤铁试验？”

老曹想了一下说：“先照八斤试试！”

老孙头把舌头一伸，愣了：“怎么！八斤？”他有些不相信，担心地说：“不行吧！从前焦炭好的时候，才化五斤，我看今天头一回，少点吧！”

老曹有把握地说：“来吧！”

大伙一听，有的信，有的不信，老于头气得倒要笑出来：这不是逗人玩吗？好！我就看看你这个活神仙。

厂长也有些担心地问老曹：“能行吗？”

老曹肯定地说：“行！”

“行就干吧！”大老刘高兴地说，“来！我去称铁！”

安好了炉，升起了火，不多一会开了风，吹风机呜呜的响，紧张的振动着每个人的心，尤其是老孙头更担心：今天再不好使可糟了。

平台上的人，开始往炉里装焦炭，装铁，老张通了几下铁水眼，火从眼内呼呼的喷出来，老曹自己看风眼，把风眼挨个儿检

查一遍，用铁条通一通，又都挡上，站在那里看着炉不吱一声，他心里虽然是有底，但是这时候也不能不紧张呵。

老孙头看老曹站着半天不动，过来担心地问：

“老曹！风眼不用看看呵？”

“停一会！”

老孙头真有些害怕，若是从前，这么大工夫不冲风眼，里面准黑了。

又停了一会，老曹过去打开风眼挡板，用铁条挨个儿通几下，看一看又关上，走了回来。老孙头问：“不往外夹黑焦子吗？”

老曹说：“这不用往外夹焦子，黑一点冲下去就化了，不要紧。”

老于头看老曹半天也不去冲风眼，也不往外夹焦子，心想这非要堵上不可，谁想老曹过去只通了几下，把风眼挡板又关上，还是不夹黑焦子。他心里纳闷：怪！怎么不堵呢？

“铁水下来了！”小李一眼看见铁水眼滴出一股铁水，高兴地喊。

堵眼的老张一看，可真的，忙用泥杆把眼封上，心里想：真怪，今天铁水下来得这么快！

大伙都有些兴奋起来，老孙头一会上平台看看火，一会又下来。

不多一会，平台上面说：“化了五个铁啦！”

按照时间来说，从老于头使这个炉以来，化铁就没有这么快，大伙立刻乐的哄嚷开了：“老曹真行！”

小王跑进翻砂场去喊抬包的来抬铁水，小李乐得拍打着炉壁直说：“这回可好了！”

老于头奇怪的把老花镜戴上，走过来，打开风眼挡板，往里看了看，见里面一点没有堵，只是边上的焦子黑了点。

整整一头晌过去了；工部主任大老刘从平台上下来，宣布试

验成绩：

“一斤焦炭能化八斤铁，一头晌化了三吨半，平均一个钟头化一吨二。”

过去一斤焦炭最多化过五斤铁，一个钟头只能化八百公斤铁，炉若化上五吨铁，就要拉稀。

老孙头高兴得几乎要掉下泪来，抱住老曹：“老曹！你这回给我们厂子立下了大功。”

老曹笑着说：“这是给自己家干，应当的。”

老于头低下了，懊丧地坐在那里，虽然他也为了炉的好使高兴，但是因为他的不服人的倔脾气，他觉得：这个老脸可有点挂不住了！更难受的是他想：自己这二十来年白干了！

厂长看见老于头坐在那里难受的样子，走过去象鼓励又象批评地说：“老于，你干了二十多年也没离开这个炉，虽然你有经验，可是你总守着它，不去想法改造它，今天你看见了吧？应该接受新事物，学习学习新的啦！再守老一套不成喽！”

* * *

下晚，老曹和老孙头几个人，又研究了一下，把风眼又仔细的改造一回，套好了。第二天又做了第二次试验。这一次的成绩是：每斤焦炭能化十斤七两铁，一点钟化了一吨八百公斤，一天化了七吨，炉还没有红，而且疣子不用人往外拉，打开眼自己就淌出来。

这次改造化铁炉的成功，根据厂方的计算：在同样时间内能比过去多化两吨铁，省四个人工，每天化七吨能省焦炭五百二十公斤，核价省二十八万八千元。^①

为了这事，全厂开了个大会，给老曹记了特功，又号召大家

^① 一万元相当于现在一元。

大胆创造，别抱着老一套不放松：“虽然我们这个厂子还小，机器赶不上别的大城市大工厂那样，只要大家努力想办法，厂子里的生产也不能落后。”另外又奖给老曹三十万块钱。

五 服 了

开完大会那天晚上，老曹把得的奖金拿出来十万，买了点花生、瓜子，把化铁炉的工友都找来，大伙一看，都不好意思的，也凑钱买了点糖块，算是给老曹贺功。

把工会主任大老刘也找来了，又去找老于头，老于头怎么的也不来。小李回来说：“不行！这老头子象大姑娘似的，怎么也不来！”

老曹想了想说：“我去，非把老头请来不可！”

老曹去了，果然不多一会，就把老于头拉来了，一进门，老曹就笑着对大伙说：“到底把我们老工长请来了！”

老于头红着脸，笑嘻嘻地咳着胡子说：“说真格的，我真没脸来！”

大老刘笑起来，一下子把老于头按在床上坐下：

“你这回服啦？”

“服啦！”

老曹抓一把糖，放在老于头的手里，笑着说：“你吃点糖吧！我们这些年轻人太毛躁，有什么事你可得多包涵点，往后我们跟你学的日子多着呢！”

老于头更不好意思，忙说：“哎呀！快别说了，过去的事全怨我！”

老曹说：“这事也怨我，刚来就跟于师傅闹了意见，我寻思你看看不起我，我看出炉有毛病，就也不吱声，在旁边看笑话。”说着